

致國外友人書

▲ 信 夫 ▲

××：

十二月三日的信收到了。接到你的照片真好，尤其是那古堡旁的一幀，真有點濁世佳公子的味兒了。據青平來信說，你在上學校途中常有美國妞們向你打招呼。如此豔福，不知其中滋味如何？

你問此間情況，總而言之，「東望 U.S. 又一年」就是。同學們平日課餘閒談，不外是 GRE, TOEFL 要不就是此 Ship 彼 Ship 我想臺大真是 A ship of fool。許多同學現在就開始了「長期抗戰」，利用下課時間看英文的有之；上課時複習大二、大三功課的也有之。這種勤奮的情形愈來愈甚，漸有蔚為風氣的趨勢。小弟不才，現在也屢動中指，頗有遠行之志（按「麻臉」相法：中指動，主遠行也）。只可惜志大身懶，功課有如造山運動，日見其高。

前日遇到之蔚，看他尊軀日肥，意頗自得。原來此兄現在除 Apply 外摒絕俗事，專務發財。他現在在家設帳收徒，學以前屢試不第的酸秀才，做起「獼猴王」了。彼雖自謙「學攤」，在我看來，規模卻是不小，共擁有某夜校學生卅幾名之衆，分日夜兩班。之蔚本人黎明即起，孳孳教學，所入一定不菲。不久前他買了一架新打字機，這種情形殊為罕見，由此可見其他。你在彼邦領 Ship，不見得有他高明吧！可是此君遇到我，卻要做出一臉苦相，一再申明不 Apply 就沒前途。我原以為像他那樣也不錯，所以也曾學劉秀立志：「畢業當如李之蔚。」後來屢聽他訴苦，又打消此志了。看來大詩人說得對：「出頭新捷徑，國外是終南。」

至於臺大現況，可謂乏善足陳。只有一項改進，我想你必樂聞。那就是現在女生「爆多」，尤其一年級新生更甚，已經是僧少粥多了。這種情形在臺灣是一個普遍的轉變，並不僅臺大為然。聽說今年政大還將男生宿舍改成女生宿舍呢！嗚呼！予生也早，青春已逝，快要被掃地出門了，要不然必西裝其頭，革履

其鞋。欲將以有為也。我在想，我們的女同胞們實在厲害，真是善於考試。只要考試制度存在、出題方式不改，必有一日男生在大學裏絕跡，而中華民國的外交、教育、內政都由我們的 Fair Sex 主其事；男子們呢，高中一畢業就只好去執干戈以衛社稷了，或者就到中華體育館當「球棍」去了。我想這也許是一種比較合理、比較進步的社會結構呢！我對此頗抱期望，不知道你以為如何？有些人甚以目前的趨勢為憂，余謂不然。想想看，站在校園綠島上，放眼一望，過往盡是紅綠鸞燕、高跟鞋、短小裙，寧非人生一樂？只有一事可惜，戴眼鏡的太多也。

來信謂要盡力摒絕感情，和此間有些朋友要「豎起『理性主義』的大纛」可謂隔洋呼應。私意用心非謂不善，只是太上方能忘情，太下方能不及情，小弟凡人也，不敢與你共襄盛舉，恐怕要有辱明教了。

昨日接奇正信，提起以前我們三人在瑞濱海水浴場浮標處一邊載浮載沉，一邊哼（Blowing in the Wind）事，感慨良多。美國流行歌曲可取者殊少，曲既無韻，詞復粗鄙，不外是（love you），（Hold me）之類，只合彼邦小毛猴小丫頭扭扭跳跳啾啾一陣而已。像（Blowing in the Wind）之詞曲俱佳，實在少之又少。所以早晨忍不住去買了唱片。再聽之下，覺萬般淒涼，都上心頭。The answer, my friend, is blowing in the wind，人生云云，不過如是。你現在提倡「絕情」，不妨聽聽它、回憶回憶，看絕不絕得了？

我比你軟弱點。我本來不喜歡物理館的陰氣森森的，可是現在快要離開它了，每當黃昏時，看了它卻有「曲終人不見，江山數峯青」的感覺呢！

祝

好

信夫上

×月×日

詞

人

言

鵲橋仙 其一 寄振基

鳴蟬寄恨，綠柳凝咽，
忍道離情無數。
五陵年少獨白頭，
怎奈何，留春不住！

人情漸老，年華如此，
但聞啼鳥聲苦。
自來壯志總消磨，
只不甘，庸庸碌碌！

其二 月夜思姬俊，有感

落花應嘆，華筵堪惜，
卻道事有必至。
傷春悲秋儘徒勞，
且記取，多少往事。

征程如夢，情緣似酒，
漫云旅路多刺。
人生總計是飄蓬，
更誰知，明年今日！